

## 托洛茨基遗嘱

我的高血压病（它还在不断发展）使我周围的人们对我的实际病情产生错觉，因为我既能活动，也能工作，但是，看来我的终结已经临近了。下面这几行字我死后将予公布。

我无须在这里再次批驳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的愚妄和无耻诽谤：我的革命荣誉没有任何污点。无论直接还是间接，我从未同工人阶级的敌人在幕后达成协议或者进行谈判。由于受到类似的诬陷，成千上万反对斯大林的人已惨遭屠戮。新一代的革命者必将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，对克里姆林宫的刽子手们，也一定会「论功行赏」。

我热忱感谢在我一生中处于水深火热之际仍对我忠诚不二的朋友们。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，因为我叫不出所有人的名字。

不过，我认为，我有权将我的伴侣纳塔利娅·伊万诺夫娜·谢多娃作为例外。命运使我幸福，因为我既有幸成为一名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战士，又有幸成为她的丈夫。在我们近 40 年的共同生活中，她的爱情从不枯竭，对我宽厚而又温柔。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，尤其在我们生活的最后时期。不过令我聊感欣慰的是，她也曾度过了幸福的日子。

自从我明白事理之后，在 43 年的生活中我始终是一名革命者，其中 42 年是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。如果我必须再从头做起，我当然要力求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，但是我生活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。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、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，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。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，我今天不是淡薄了，与青年时代相比，倒是更加坚定了。

纳塔利娅此刻正从院子里向窗户走近，她把窗户开得更大，要让空气往我房间里自由流通。我看见墙下有一条嫩绿的草地，墙的上空，蓝天朗朗，到处阳光灿烂。生活真美好，让未来的一代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恶、压迫和暴力，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吧。

列夫·托洛茨基

1940年2月27日

于科亚坎

我死后留下的所有财产、所有版权（著作、文章等的收入）悉归我的妻子纳塔利娅·伊万诺夫娜·谢多娃支配。

列夫·托洛茨基

1940年2月27日